**捣藻堂四庫全書** 

音薈

要

史部

銀定四庫全書管要中國春秋卷二十四至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南唐十 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為厮養以驍勇 思從在伐積功至刺史天成中官龍武即度使 國春秋卷二十四 金全 一獻馬數百匹居數日又獻明宗謂曰柳馬何 書智要巻八千五百九十 盧文進 十國春秋 吳任臣撰

令而廉師而引都不其衙押 安 遠 圆遣士凡不引於遣 罪 那 而漢也所言善中金 金 軍 節 配染為赐此射山全 全 仁漢人與天者都容 將 度 逕 沿祭如甚下一造魔護稍 使 141 用 仁聞此厚之發善令 不 金 治 沿之宣悉忠而射圖 遣 事 狀 仑 舌夜有以巨點者諫之五 素 如 貪 壞使為分也晏登日且代 何 而人人故都球城仁召史横 直乃 死殺謀人敗求射沼漢云 聞 不 VZ 高而親晏其晏昔祭高高 馬 奈 祖不成球人球事漢祖祖 煩 為 超 善之遣欲中王荣選 微劇 中 金 者首仁學兇吳教應漢 子晉髙 榮 全乎者沿資年球金吏 有定此獻之仁晏全賈還 使 他納天提仁治球留仁關作五 祖 時 仁下于沿炭攻巴沼 欲 左代 乃沼之京退後王而代 都史

追及于馬蝗谷 雲夢橋復為審暉 三千逆金全陳於城外俟金全出殿之金全行 表歸附烈祖納之命鄂州屯管使李承裕段處 造訴 全節代之且召金全還將 汉代 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及還晉将安審 川引領北望涕泣而決承裕等至安州之 馳党 報漢 朝榮 作馬 廷懼 馬令 召紿 t 黄南 公告 虱 敗 春队 谷唐 執而殺之金全至拜天 書 異郎 有處分 處茶死于陳 處分金全懼遣從事 質仁 裕

告北兵数百並澗皆贏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 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 中彦貞副之文叛為監軍使容為沿淮巡檢使師出冰 來乞師魏容查文藏建議往赴時劉彦貞以攻取自 統軍出為鎮海軍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 元宗欲藉金全宿將威望以為北面行管招討使救 邪勢必不能及徒為國生事耳方會食帳中候騎

言過渦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旗幟散日金鼓聲開

|虚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初為劉守光騎將已而降後 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諡曰 軍 唐莊宗拜蔚 日吾全師而還不得為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 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保海州遂引歸金 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知文進有女少而艷求為 節度使無侍中保大八年卒于金陵 越撰碑文年六十多內龍子女凡三十二人朝遣鄉七里鋪年六十多內龍子女凡三十二人朝遣 州 刺史莊宗以屬其第存紅 順 基金 左 俊 上志 縣順 矩

J

十國春秋

二十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 其平州刺史明宗時復率衆數萬歸唐仕至安遠節度 軍張殺存矩攻新武二州不克奔契丹娶契丹公主為 側室文進不得已與之而內常切齒欲甘心馬因與 人尚氣不能屈于晉乃決計歸吳遂殺其行軍司馬馬 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為父子文進懼不自安且本燕 祖時烈祖輔吳為齊王將受禪乃遣將祖全恩以兵 兆作 游馬 南令 唐南書唐 吉副使杜重贵送款

使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救 **並城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聲火止九四志** 封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鎮俸居無何卒文進身長 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時數引契丹掠幽薊境 (契丹以中國織紙工作無不備由是契丹益強及 以文進為天威統軍寧國節度使改鎮海軍 華人皆異之召還授左衛上將軍無中書 十國春秋

飲文進完指延已過惡詞氣甚属時延已方用事人 南奔始晦迹務茶謹禮接文士謙識若不足其所談論 明視之故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常有大蛇 進諸子欲籍其家營田判官高越文進女夫也乃上書 以得全先是文進攻新州不利夜走墜塹一 /文進亦于延已不少下殁後延已証以陰事盡收文 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斯州司士祭軍而盧氏亦頼 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口未曾言兵馬延已索惡文 一躍而出遅

復南北終無挫 至坐間引首及滕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員 日李金全盧文進故北方之虎臣負蒙來 日此謂之笪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 -也又曾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皆 于郊遇晝晦如夜星象燦然大駭偶得一 師不進全軍而還倘兵法所云知彼 [剱馬文進在金陵時為客言往陷契 知己

十回春秋

£

孟堅始事閩為建州神將驍勇多智畧與閩景宗有除 能方致死于我使得至平地未見可勝也延魯大言曰 兵問吳越援兵自海道至阻淖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 急于破敵欲飲兵誘而感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 兵付之出竒塵擊所向有功及馬延魯攻福州堅亦在 知其处敢會查文微討王氏之亂堅降焉文微即以 孟堅 陳海子德誠林仁肇 皇甫暉

至文進奏績宣潤折節禮賢抑亦可謂善保功名者矣

追者數十百輩其能及自歸于大將查文徽文徽駭 陳誨建安人始生數月足脛能履父異之因小字阿 大初元宗遣将攻建州傅其城海數出挑戰先鋒橋 及長續捷有勇力時人呼為陳鐵事閩富沙王為將母 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遁堅力戰以 王建封克外郭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鑽忽脱身絕 為戰掉指揮使領故部曲已而從攻福州馬延魯敗 )無預君事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弘

鑿吳越樓船沉之仍以木作蛟龍形湧于江面吳越 走諸管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海獨殿 驚潰乃大呼擊之禽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降鄭彦華始 抵城下與吳越水軍遇遂戰于江中海素善水没入江 知福州未曾有變城中多誨親故方遣間使招之文微 史謀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遁歸文嶽暗而貪功即率 俱進海以戰艦入閩江適秋雨水暴漲一夕七百 定匹库全言 **収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微鎮建州誨為劔州** 

安軍節度使 誨 之文榝曰狐 全軍還級 僕閩産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 交兵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間獨有功號 為 必敗植 騎繼至福 進宜先立寒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 ,疑且生變乗機據城上策也塵兵遽入 444 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之文微入果被 獻先進于金陵釋彦華等用為将福 級唐 牧近 偽迎文敬傳令入城 決觀 韺 察 喈 聞人謨 使 鴿 去 馬川 誨 郡 養 名將遂 信 一月 餘 信閩 隻

問慰勞 曰忠義周兵入淮南海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誨在 兵于南臺江軍聲大震由是朝廷委以南方而名其軍 1幾強惟誨之宗族益盛諸子悉至顯官當世祭焉 餘年多薦舉儒學甄升將校時議多之後主初 以其弟謙為雷後召詢還都後主親臨其第 平章事訓兵積穀隱然為大鎮常破福史云後訓兵積穀隱然為大鎮常破福,鷹鶴所擊故誨感之自是不復食傷,所無孑遗矣又當因早衙有一傷投誨 年七月卒封閩國公益忠烈閩之亂士 111

岸文身為虎形事閩為裨將與陳鐵齊名軍中謂之林 德誠出入堅敵未嘗少挫鋒銃班師日特旌其軍曰百 節旄世稱其有父風云 勝以榮之拜和州刺史有政績後與叔父謙繼領建州 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奏言陳誨子德誠有材器 `用因命德誠引卒數千赴壽春時諸將戰多不利 誠少好學才兼文武有能詩名周師南侵元宗遣 仁肇建陽人四節於剛毅多力身長六尺餘姿貌偉

噪乗之南軍遂敗仁肇獨騎回殿永德故猿臂善射 為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 擢淮南屯管應援使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 仁肇率敢死士千人以舟實新芻栗風舉火焚橋周 射之天至仁筆所輒為格去永德大駭曰敵有人未 都尉張永德來争會風回火不得施勢少卻永德鼓 虎兒園亡未有所附會周攻淮南潘承祐薦之 書 此 舍之歸及割地許平元宗以

房四月在三十二

卷二十四

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栗復取淮甸勢如轉九臣起 家為有可乗之勢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肥淮據 蜀平荆朗今又取領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此在兵 言于後主曰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 揚州宋討平之而淮南諸郡所守各不過千人仁肇密 日仍馳聞北朝言臣據兵竊叛事成歸國否則請 鎮海軍節度使已而移鎮武昌開質時李重進舉

臣以明陛下無二後主驚曰無妄言宗社斬矣未幾以

十國春秋

祖 令質革不協 恒與士卒均 思 仁肇行且 仁徃 ,仁肇名 肇武 圔 南 何右 畫昌 館 如竊 像僧 都留守南昌尹仁肇素起家行伍 降 食同 亦路其侍者竊取仁肇象懸别室 曰 歸院 對取 因構仁肇求援宋朝 時南楚國公從善質于汴 持此為 服以故多得士心又與皇 此存 似神 賜仁肇後主聞之不 本俟 信 國江 林南 耳 仁朝江江 肇貢南南 欲自王江西而 因至患野 曰以仁 31 仁示肇云 甫 從善 雖 肇其勇太 云南 繼 任 且使畧祖 宋 觀 勲 將 将日私欲 令唐 帥

雖處未易圖也至仁肇死喬曰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 陳喬雅器重之曰令仁肇將外喬居中掌機務國土 知死所矣為嗟嘆累日

之肺掩不正及遇酰而口穢頓減異日卒初仁肇見

)潜使人配仁肇仁肇少罹風疾有口過醫工云法

宗遣舟楫迎之將至念本起光賊懼不為時所容至泰

時為密州刺史與棣州馬令南唐刺史王建俱南奔

暉魏州人初事唐晋事具五代史契丹入中原

甚整士亦樂為用周人頗憚之及彦貞敗死暉鳳退 鳳兵以行房貞舉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 章事周師攻淮南為北面行管應援使會劉彦貞 刺史神衛軍都虞侯奉化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 赴水求死舟人亟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 山下周兵出山後邀擊暉大敗猶収兵且戰且行 流關周世宗親帥衆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流 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遁暉無所歸方斷 十四 17.于附三備誓方誠西者計至憩軍大 此記縱奪師戰能澗雖所因滁數將 丘 暉而門夜勝由水牌謂問州千皇 涉 見。三以出而山大軍因計城與南 世擒入小縣肯漲亦敢于下暉暉 踰 宗之既路解小之不為村會遇監 已 既入行甲路時知勝中翊于軍 城 臣而暉三休幸彼之轉趙日清姚 顸 力 主始軍衆兵必乃禍學再流鳳 入 執 備 帥間跨必浮謂山為究出關提 凾 暉 欲 被之馬不西我之福學太隘兵 春 林 暫 擒率浮為澗既背者究祖路十 鳳 坐 云親西備水敗也令即兵周萬 送 及與兵澗可至之可開普聚師扼 南探以以城後以下也關大滁 1)4 唐甲廹得下無直有學下敗州 曰 書與城志斬敢抵徑究且暉宋 所太暉太關躡城路日虞整太編按 + 暫 裁祖果祖而其下人我 暉全祖李史 小巷不即入後方無有兵師以環纂 俟里毗為令彼者阻行奇再入周命左

甚 南 因天 時 北二朝 朝 源 之威 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 不 稱趙 宋點 神色自若 治太檢 亦 以資薦 大小數十戰未當敗 暉兵間為偏 南 而祖宣 死 之臣 北勇 仰 輝云子 屯周神所 怯 衛拜武能 而言曰暉 不 及 軍風左後 滁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 勲 投自 而 見慕白 涂 以金帶 江南 貝 見慕 、州卒伍 感暉意一 位兼 見 擒 趙又 將 起 者 點云 **)**兵佐李 乃天 相前 檢暉 日 日 者言 創 乃今

伎厚自奉養珠翠環列疑于王者開寶中宋師 時諸老將死亡畧畫繼 保惜富貴無效死之意第欲 )拜大將軍貨產優贍名園甲第冠絕金陵多畜聲 刺史以吏事稱入為神衛統軍都 **暉操戈擊之弗及遂逸以父死難擢將軍歷池** 竊喜偏裨有募死士謀夜出奮擊者斬鞭 有廵 風檢 電又密陳 熟年尚少且無戰功徒 後 主亟 兆陳 歸 聞諸軍 降好宋 指 傅城 而囚

由是軍情忿志百姓切齒繼勲自度罪惡日聞希復進 軍情皆蒙蔽不奏及後主登城見宋師旌旗壘栅 見後主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又内結傳詔使一 屬吏方出官門軍士雲集續割之項刻而畫來史 郊始大駭失色誘繼勲入官責其流言不用命狀 曰孟堅陳誨林仁肇皆閩故将也先後歸唐行間 妻誅 煜 皆 彌

定匹居全書!

卷二十四

力豈非所云楚材晉用邪然誨以功名顯堅以血戰

李平本姓名曰楊訥少為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 為晩益者矣

共學數年業成同遊蒲中客于河中節度使李守貞守

叛漢使两人懷表間行乞師于金陵元宗出師數萬

以亂卒位刺史拔身南奔滁州之敗義不求生無幾可

而仁肇傾心謀國反用間死夫固有幸不幸哉皇南

為之聲援南出境而守貞死兩人無所復命且元宗遇

十四条火

之厚因留事元宗而訥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皆以 神鬼與通接佑因與遊且交好平又稍稍言佑父處常 慰勉之拜永安軍節度使名為衛尉卿初潘佑好老莊 遷衛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周兵取斬州不能有復 為尚書即吳越侵常州平言已有武畧因以為將固辭 平為道士時習神僊修養之說而動多怪妄常言儇 來慮其不自安召還都使者失指械平以歸元宗大驚 棄而歸乃以平為刺史朱元叛元 宗以平本與 元同 定匹庫全書 卷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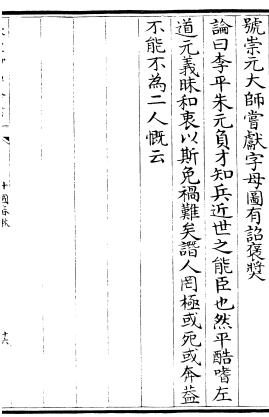
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寺平亟于 理獄縊死獄中妻子徙虔州明年宥其家廪給之 平會佑以直諫得罪因坐以與平淫祀鬼神事繁平大 貧户田者勒令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課民 窺後主時佑既獲用平亦上書請復井田法豪民有買 今已為仙官而已與佑亦名在優籍家置静室人莫能 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為便後主亦中悔罷之而佑歷 時公卿獨薦平可大用請以判司會府羣議益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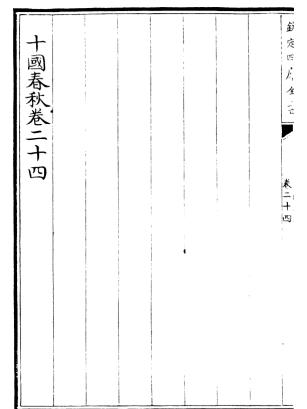
朱元顏川沈丘人作滿津人即舒元也少倜儻辨提 宗大院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與同甘苦 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淮南元請對言兵事元 軍旅以次討定用事者嫉其言共譜之以為遠人謀握 侍韶文理院數上書論事言今幸中原多故苟支歲月 記通左氏春秋元既與李平留事元宗以駕部員外郎 兵包藏莫測遂罷待部元失意與平時時縱酒不事事 所以為國當取湖湘閩越錢塘以固根本且請專任

殺其客宋泊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為妻子死 守忠代之守忠至元帥府景達檄元計事元憤恨欲自 表元本學術縱橫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乃命 或違景達節制監軍使陳覺素與元有隙且妬其能屢 許 舉寒萬餘人降周江南 文槓 臨戰誓衆解旨慷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奮志初 和斬州以功加淮南北面行管應援都監繼與邊 栅紫金山軍聲頗振益栅且及壽州元恃功時 · 元云 殺之至紫人元将叛其

宗大怒族其家初元在江南娶查文徽女為妻文徽累 監太平興國二年卒年五十五贈武泰軍節度使次子 遂迎養焉宋太祖受禪遷汀州防禦使改白皮兵馬都 表乞其命元宗署疏尾曰只斬元妻不知查女竟坐戮 文裕以珠稠覆屍于市哭之隕絕觀者無涕元歸周復 姓舒世宗愛其驍果以為蔡州園練使其母猶在沈丘 降由是諸軍皆潰錦文旗守忠皆被擒事聞元

知雄歷官供備庫使知處州真宗時請入道隱萬山賜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八千五百九十一史部 南唐十一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故唐金吾將軍後 列傳 張易 李貽業 國春秋卷二十五 汪焕 蕭嚴 歐陽廣 十國春狄 張義方 喬匡舜 檢討吳任臣撰 張泌 江文蔚

攘袂大呼話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 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之遊數年入沿舉進 徒菜州掖縣易性豪舉尚氣少讀書於長白山又徒王 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醉就席酒前一再行擲盃推案 朱匡業平居甚謹而醉則使酒產人果於誅殺無敢犯 赤縣除上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 士不中以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 屋及萬山苦學自屬食無鹽酪者五歲齊有高士王達

之意何邪抵於柱礎碎之坐皆失色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 户如约 訖聖排持 張磯碎人座所 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為赞善大夫景遂召飲以 甚不可當也易魏我暗鳴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 馬自是見易加敬不復敢使酒 易立玉慈抗爱 談杯儉音玉 之而杯 譲親 限日殿下輕人重器不 机酌易酒棒酰勤至有於柱礎碎之生皆失色 得當柱言日酌 奈使 景 殿易 海 遂 之鶯 忤 器至 郡事亦賴以濟太弟 殿 犯入 風白 下 海上 有重寳輕 玉 乖目后常 杯

冒

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朝 兵威陵齊晋孫權以草割之國勢遏曹劉今若上下併 以吴越犯邊出為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 退歎曰吾泰廷尉職誅邪孽當手斃二竪以謝曠官俄 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事然 路日國家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道之 **江淮久安人不知戰師徒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 遷刑部即中判大理寺周師南侵時 卷二十五 方正交不苟合授秘書省正字烈祖受禪遷大理司直 蕭嚴盧陵人甫十歲指廣陵以童子科雅第及長志量 德至實歷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為七 卷曰諫奏集上之註太玄經未成卒年六十一

城為吳越聞之攝伏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為吳

王司馬東宫建又為左庶子後主即位遷諫議大夫復

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以

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

覆案之嚴受命卒不得其要領因素食沐浴禱于神翼 除刑部郎中以明允稱昇元格盗物直三緣者處極刑 服金石樂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宣凝副使陳覺不自 服故牛所雖猶未盡潰也遂赦乙而嚴聲大著烈祖晚 勝楚掠也已将行刑呼冤動人長吏具以聞烈祖命儼 是時豪民甲縣衣篋庭中俄失去食服直數十千疑隣 日忽雷雨自西北起至甲家震死一牛剖腹得所失食 民乙竊之白邑令誣服為盗詰其贓則云鬻市中益不

禁以良人為奴至是馬延已延魯欲廣置伎妾縣矯 覺領耳私室以俟升遐請案其罪不報烈祖輔吳設法 識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 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為然請罪延魯臣曰此但智 託稱民貧許賣子女嚴駁曰昔延魯為東都判官己有 孰不歸心今寶運中興人仰德澤奈何欲使鬻子女資 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麓之初出庫金贖民

十國春秋

安稱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遺詔即以其日造朝嚴劾奏

建言帝王己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己失之自己復 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熊王景達副之宣告國人以兄 扶三筆持入宫願求之宫中既而果得延魯奏會大臣 不易之典也景遂景達亦固解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 弟相傳之意嚴極諫謂夏殷以來天下為家父子相傳 追改遂已元宗初以國讓諸弟羣下持不可乃以齊王 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典大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嚴獨 方以豪侈相尚利于廣聲色因共謂遺制己宣行不當 女四月 生三二

應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嚴議為當遂用之保大二年元 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 事餘非特召不得對嚴上疏力爭會宋齊丘賈崇俱以 宗終欲傳位景遂下詔命總庶政惟魏岑查文嶽得奏 為不可遂收詔不行其後元宗于宫中作百尺樓召近

臣入視皆數其宏麗儼獨曰恨樓下無井元宗問其故

俄 日 () 效魏徵 稷 罷爽嚴東身方直彈奏不阿百官貴戚飲在避之後 幸实碁嚴入見作 召 還為大 君之罪不重於僕 以諫諍獲罪非有他志顧命之日君持異議幾危 邪 嚴曰臣 理 官俗陵固 卿 事無中以時一 下色投局于地後主大駿斗車陸游書不載 後主初嗣 非 陸故素謂嚴作 ·楊詣郡處設群不敢因斷獄失入田 以那今反見防一 魏 游老裙赦因兼 徴 則 陛下 載語廳入失中 拜不用案 何 亦 主初守死者 也晟 非 太宗 詩之日 教 華 本 書 慚 矣後 即 言南之書 撤 談昌賴是 與

至於人主好遊畋聲色說奢侈伎娟賞非功罰非罪得 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敵聰明者得以糾彈 既就職即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受吳禪用為侍御史義方 疾以為愚謬曰江南用汝華為正鄉不亡何待卒年七 歸宋以老病居鄉里因訟至郡言解好錯郡倅不知其 以論爭使諸倭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盗權則御史為不 十五~作至無一金

たこりるとなる

+國春秋

疏奏烈祖大加稱賞制曰孤始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 亡今臣誠不恐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 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禄而不諫上下茍且至於淪 請頌爵賞然後絕斜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刑 · 棄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潔蔗 失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為之而貪墨陵犯傷風数 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甲

卷二十五

振朝綱解皆謹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馬人塩那之陰者不壽也 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慝取前朝王義 丹于牛頭山未成會遘疾命子弟發丹電取一丸 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馬義方常令道士陳友合 中舉進士為河南府館驛巡官馬為云大蔚長典 作許人博學工屬文後唐具令南唐博學工屬文後唐具 , 随持義方取丹白一下有巨虺火吻如 自錦

吳水範

坐秦王重祭事奪官南奔烈祖

十國春秋

曾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用師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 太常仰事與韓熙載蕭嚴共議奏禮稱為精練保大初 宗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事除文蔚工部員外部判 謝國人而延已今置不問文蔚對仗彈曰賞罰者帝王 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馬延已當國與弟延 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時國家禮儀草創文蔚撰述朝 吳用為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計國初改 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上下遂為一代紀綱烈祖祖元

論事件傷權要其貶官敢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 見履霜堅水言者怕怕再降御礼方釋羣疑御史張緯 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教公御庶僚不得進 言議論首罹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 圖權引用庫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 握自下僚縣升高位未當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校 下践作以來所信重者馬延已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

十四春秋

所重赏以進君子不自私思罰以退小人不自私怒陛

奏彈尚為越職況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 其寄託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嚴陛下聰明枉法竄 宥密推蕭嚴侍從授張緯亦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 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 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沒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喜錫 位大臣不附好險尚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 逐犀山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 正契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於盧氏義無親故受

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與堂竊議將帥狐疑陛下方以孝 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 用放惑天聰欽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将墳土未乾逐 **斡復生馬延已善桑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 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本猶在本根未於枝 議論則馬魏毀之于中正奏持之于外構成罪狀死而 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死亡殼 在和而三凶邀利选為前却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

飲完內庫全書

棄其母作為威福專任爱僧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 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己遂當極要面欺人主沒視 道合延已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麗奸狐媚讒 理天下而延已母封縣太君妻為國夫人與弟異居捨 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思為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 風敗俗蠹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徳天生魏岑 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 親王侍熊追薛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

虚福州之役岑為東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 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於藏空 之心將校爭功追動京邑奸謀詭計誑惑國朝致漳州 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伸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感勵 親西死會無捨爵策敷谷披猖無禮狂惇妄言與近 己 過于内殿亭觀之侈踰于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藏入 檢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管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

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繋岑一言先帝軍宫勤

鄰邦我為強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好完之謀軍國資儲 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此諸 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 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备不設為賊掩覆 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将 者皆斬昨敢赦諸將益以軍威政令各非己出答與覺 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衆怒 凶狡所散昨天兵敗敏統内震驚將雪宗廟之羞宜

定匹庫全書

卷二十五

要不如江中丞疏耳是時文蔚直聲震江左傅寫弹文 柄用方宣延已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住 而覺延魯以宋齊丘教解復皆不死延已雖整罷旋復 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 罪其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蔚將上疏先 較處殷憂誅組虺城延己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冷同 院之隣北有覇強之國市里批言遐邇危懼陛下宜 罪盡除方明國典疑誤今民多饒健政未和平東有作二公移去未稱民情今民多饒健政未和平東有

舉界用唐故事放進士虚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元宗 沮貢舉遂復罷保大十年卒年五十二盆曰簡文蔚雅 應順中及第大街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第進相與 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 為之紙貴逾年召還昇元建國以來言事遇合即随材 半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嘆中書舍人張緯後唐 文蔚鄉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 作賦天總賦云一竅初改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歇

卷二

李貽業一作吳起居郎李戴子也戴卒官因家廣陵貽 塞度關倘許疑函谷之丸封皆稱一時住句 類化作鴛鴦之後土牛賦云飲者俄臨訝監軍之棒

業昇元中官翰林學士烈祖晏駕大臣欲奉元敬皇后 監國命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貽業曰此必姦人許為 者大行皇帝當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属階

十國春號

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徳著聞今安得有此亡國之言若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海遊湖 率易好飲酒不拘小節一日召親友宴飲過從者甚東 節度使邊錦初非將材偶逢聖代加之任使措置乖 遂取桂州廣策其必敗詣闕上書曰臣近遊潭州 豁類 業已醉扣尊中日本用 贻業日疾風勁草於御見之 **发四月在三十** 有加馬保大中進兵部尚書 如此 相 待酒與則 知游 相時邊鶴下 卒諡曰簡貽業 來自倒之矣其 草唐 也疾 湖 南 性

曾不為虞乃圖桂林以取奔走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 堂養府空無才賢是禮不足得士也軍中號令朝出恭 刺大失人心致奉節兵士乘夜大呼共焚熊門會明 更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 軍使昌延恭不相協和動觀疑阻是義不足和眾也堂 通散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 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

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

十到 百头

常夢錫曰吾不意其捨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 丘每相語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丘出鎮 吳用為秘書省正字及開國宋齊丘辟置幕中十餘年 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丘喜人諛己而匡舜特真 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後亦不顯 可親民者意齊丘且舉匡舜奏上竟不及烈祖喟然謂 為臣舜字亞元島部人弱冠能屬文以典婚稱烈祖 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嘗詔公孙舉 定匹庫全書 卷二十五

終身開寶五年卒年七十五益日貞 陳橘皮膀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後主関其貧給 人多見滞名場者時稱得人而少年輕薄子嘲之謂 監脩國史給事中無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革五 亦卒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復起為司農少鄉歷殿中 之匡舜切諫元宗怒坐以沮國計動人心流于無州 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 州始表為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為駕部郎中知制 十國春秋 廿四 俸

鉑 弟委用将相合朱虚東牟之力陳平周勃之謀宋昌之 天下一家已三十年德教被於物也久矣而又封建子 永襲唐祚者非陛下而谁臣聞告漢文帝承高祖之後 功 Ð 張泌事元宗父子官句容縣尉建隆二年七月憤國事 非上書後主義數千言界云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造 定匹库全書 1 祖紹興大熟未集肆我大行嗣之德則休明降年不 自高祖重熙于太宗聖子神孫歷載三百不祚中否

諸侯之助由中子而入立可謂正矣及即位戒慎無

讓服勤政事躬行節約思治平舉賢良賑鰥寡除收帑 罷勞而野無劉章興居之人朝無絳侯曲逆之佐可謂 陛下當數歲大兵之後鄰封襲利之日國用置竭民力 鮮克有終也而文帝優容不哪聖德充塞幾至刑指今 上書進諫言及激切至于痛哭流涕者蓋懼靡不有初 之費其屈已爱人也如此晁錯賈誼賈山馮唐之徒猶 相 坐之法去誹謗妖言之令不貴難得之貨不作無益 一矣設使漢文帝之才處今日之勢何止於寒心消志 十國春秋

钦定日車全書

克之吏察邇言以廣視聽好下問以開閉塞斥無用之 二曰畧繁小以責臣職三曰明賞罰以彰勸善懲惡四 之善必為家取與之機濟寬益之政進經學之士退拾 在審先代之治亂考前載之褒贬織於之惡必去毫釐 以遠讒佞九日節用以行克儉十日克已以固舊好亦 均賦役以恤黎度七日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曰完毀譽 日慎名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日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日 而已也臣惟國家今日之急務一曰舉簡大以行君道

苞桑言君人者必懼天之明威遵古之令典作事謀始 維顯思書曰做戒無虞罔失法度易曰其亡其亡緊于 遂至于亡 居安慮危也臣觀今日下民期陛下之致治如百殼之 死罪謹言後主覽書太悅優詔慰答然亦未竟用其言 仰膏雨願陛下勉強行之無俾文帝專美于漢臣死罪 罷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矣詩曰敬之敬之天

汪煥歙州人開國時第進士初元宗後主皆伎佛而後

上 到 二人

主尤酷信之莊嚴施捨齊設持誦月無虚日宫中造寺 死士也不之罪權校書郎而言卒不用 其終也餓死於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給身 刺血寫佛書捨身為佛奴屈膝為僧禮散髮俱僧踐及 有二臣極諫一徒一流最後與死諫且曰昔梁武事佛 逾萬人悉取于縣官不計耗竭上下在惑國事日非時 十餘都城建塔秘寺幾滿廣出金錢募民為僧所供養 定匹庫全書 滕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也後主得諫書云此敢

歃

累千言鹽鹽不倦雖漢之賈山賈誼唐之陽城劉黃又 之伏閼上書喬匡舜之力沮親征汪煥之死諫传佛皆 論曰二張侃直蕭嚴忠憩李貽業之議寢監國歐陽廣 何以加馬 江南骨鯁臣也若江文蔚抗疏四罪張泌陳列十事詞

十國存队

t

欽定四庫全書管要卷八千五百九十二史部 作禮賢院聚圖書萬卷及琴爽遊戲之具以延四方賢 南唐十二 陳覺海陵人也後海陵升泰州遂為泰州人烈祖輔 列傅 十國春秋卷二十六 陳覺 馮延魯 查文級子元方 李徵古 魏岑 檢討吳任臣撰 馮延己 吳

十四季次

覺挾私怨乘間潜仁規貪發御史王仲連主其言亦上! 覺有兄居故里泰州刺史褚仁規以其犯法笞之至是 登墓與賢士相接今老矣尚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 還朝為宣凝副使昇元四年烈祖東巡覺預待從先是 國 次子景遷留東都輔政用宋齊丘薦命覺為之佐謂曰吾 士政事之服多與講評古今覺亦預馬烈祖居金陵以 新定匹庫全書· 故屈君子無惮也一云烈祖謂覺日知鄉可 巴而景遷寢致徒為東南諸道副都統尋卒覺

章劾之烈祖薄其罪止罷職仁規念上書自訴烈祖 始 命覺馳往鞘之仁規皇恐伏罪詔賜死覺之竊弄威權 此烈祖晚年多暴怒近臣類獲禮覺心懼稱疾家居

累 覺罪元宗不納遷光政院副使太僕少柳覺故齊丘客 也齊丘告歸九華踰年不召覺與李徵古諷齊王景達 月迨宣遗詔即以是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嚴露章劾

言于元宗齊丘乃得復起益以腹心寄覺欲使立功

任時國兵初得建州諸將請乘勝取福州齊正獨薦

十國春秋

柄

定日車至書

覺為宣諭使俾召李弘義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随地 提覺等甚力馬延已復助之於是裁貶斷州逾年復起 任事始與李徵古為死黨相倡和出一口淮南兵與元 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既至弘義倨甚覺氣折不敢言 事擅與汀建撫信州兵及戊卒命馬延魯將之攻福 敗績衆潰而歸死者萬計亡失金帛戈甲之類無笑 論謂覺必死元宗亦怒欲真軍法齊正上表待罪 至劍州耶于無功遂遣使矯詔召弘義自稱權知福

宗度不可支遣鍾謨李徳明孫晟王崇質使周請獻壽 濠泗楚光海六州以罷兵周世宗不許乃遣徳明崇質 宗不悅覺與徵古素惡晟及德明乃摘語崇質使異其 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稱北兵之強請必盡割淮南地元

薰灼道路以目不復議請盟事矣元宗乃命齊王景達

大言北師必克元宗怒斬德明于市覺與徵古勢焰

辭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編念知見排益攘

率大兵拒周而以覺為監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

十國春火

遣覺奉表貢方物覺至迎鑿見周戰艦陳列江津且南 為不可元宗嘻笑而止問師益進世宗駐迎靈鎮元宗 吾意弟不知孰可付耳覺與徵古以為誠言颠曰天命 計會司天言天文變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 軍悉潰覺歸為極密使如故方與徵古挾齊丘為耐久 無决戰意朱元數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逐叛降周諸 此宜使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臣時得入奉從容 譚釋老侯國事定歸政未晚中書舎人陳喬固諫以

**新定匹庫全書** 

謝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以告畫江稱藩奉正朔之議 渡大懼請使人取本國畫江為界表世宗可之覺頓首 屢言覺等罪不可容該因請至周覆實其事元宗遣談 宗之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殺續 及是覺身自為之使還以兵部尚書致仕覺常傳周世 遂决周亦班師遣覺還錫賽豐渥覺將發獻詩一章叙 以謝我元宗知覺與續有宿怨疑之先是鍾誤自周 別錫金器百兩初覺等以德明請割地為賣國誅死

定日車全書

遣使誅於其路覺妻李以如悍名時覺已貴李親執危 三婢不自安求歸覺唯唯聽從而已 色奉事三婢禮如姑嫜晨夕承侍未嘗報離左右或問 豐不置妾媵齊正常選三婢子之頗有容質李亦無難 具奏元宗大怒齊丘既敗覺謫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 行以手表引各且言非續之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續 故則日此令公寵幸之人見之若面令公敢侶慢耶 拒命乃忠臣朕為天下主其肯教人殺忠臣乎誤歸

年戲寓 古 至酒宿 1使其像 朋黨已而 戚事齊王景達為官官齊五告 史 避 離成鍾才隊潘 不用不當棄之齊丘既得召 閼 名 贈覺約長 謝 日不之後二史 改 亢 仲宣諷景達言于元宗曰齊丘先 樞 宗十 扼于 人是 宻 賜 年脫潘或 十三 副 内 自日 使同覺掌機密益 奉汉 庫 樞郎 容君客立 他非且 使 Ð 歸九 瓶除 富 徵古遂與原 革 慎安在注少唐 宋齊丘 通年不 相 市 有 召

徴

古表

州宜

春人昇元末舉進士第

潘

夢

[PE]

前

有

日坐

常

是

た

罗見雜形

此或

銀同

衙郡

敢未有以發也及畫江罷兵鍾誤自周歸判尚書三省 世宗命欲殺宰相嚴續事覺齊丘黨敗徵古削辱官爵 尤切為齊丘黨與當曰人臣窺國理不可容會覺嬌周 陳覺從史元宗國事盡付齊丘元宗心不平以戎事未 保 丘以自固議事元宗前横甚無人臣禮淮甸兵敗元宗 不至邪元宗色變左右股栗而微古養然自若又與 版拉下徵古逐進日陛下涕泣何為飲酒過量那乳

定匹库在書 ]

宴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物陛下還長安日臣獨乞! 覺馬延已延魯董更相倡和以斥大境土勸元宗常侍 覽四方凡天下山川勝勢風土美惡無所不知避亂淮 南 南郊禮元宗曰俟天下為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 宗自以唐子孫慨然有定中原復舊都之意有司請行 郎尤工韵諛善揣摩人意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元 魏岑字景山鄆州頂城人寫學強識而拙於屬文常遊 署都從事久不得志數以計策干宋齊丘薦授校書

少府監時謂岑謀叵測未幾覺矯命發兵攻福州本方 安撫漳泉聞覺舉事恐其專有功亦擅發兵會覺元宗 以勢不可中止遂以岑為東南面應援使與馬延魯王 皆竊笑岑初與覺善既而不相能乃錯覺於元宗左遷 任魏博節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超墀下再拜謝侍衛 文及覺四面進攻彼此爭功進退不相應而容尤躁 輕自焚營壁縱兵入城為福人所雖會吳越兵至延

魯與戰敗諸軍皆潰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

岑 均户部員外郎范冲敏内不能平怵大将王建封上 豴 田 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力請出兵 使巴而入為兵部侍郎拜樞密副使本自復進姦 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弹奏請行典法於是貶容太 所惮清淮節度使劉彦貞以厚點 盡逐之元宗怒真冲敏建封於死岑自謂得主眷 甚時鍾誤李德明亦用事其趨向與岑異而設國 救元宗從之即以為<br />
江淮巡檢使無功而還罷為屯 結本為與援本所 蓝 的

十國春秋

營火及令碩第叛卒皆釋兵救火其得人心如此時 軍吏烈祖署為歙州鹽鐵院判官裨將樊思蘊作 史骨言病甚或傳言已死人情韵韵延已年十四以 廷己一名延嗣字正中廣陵人也父令題事本郡 為欺誕多此類也一日忽見冲敏為属請道士上章 定匹庫全書 一 天數月竟死 滋多遂肆言房貞御兵治民合韓白龔黄為一人其 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 亂

釘

欲 答 及 出 書 君 日僕 君以道規益 侮 2 於 滔 朝 與陳覺善因覺以附宋齊丘同 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不及名訴諧 佞 士害謂孫晟曰君有何所解而為 是 脫南 險 食店 無 詐 居 求書 非遣君為聲色狗馬之友也僕 累却不及君然上所以真君於王郎 2 持云 右 以无 者元宗亦頗 淮 宗 Ļ 炭 其 不 能 多 悟 而 其 府位高者悉以 延己 非端士而 丞 一郎晟慎 飲 負其材 固 酒百 無 不 計 不

十三

白

衣見烈祖授

秘書郎元宗以吳王為元帥用延己掌

解 鉝 將斥之會晏駕不果元宗立延己喜形於色未聽政屢 常夢錫屢言延己小人不可使 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復與其弟延 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曰書記自有常職 定匹庫全書 一 置 旅 何其繁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 君之所 面 解 闢 者適足以敗國家耳延 者 門君已 題下也日 其 者談君 言期諧常 鄙 以不 尿 從道如 在王 陸藝君 游相也知 左 輔 諛.之 2 南 右烈祖感其言 慚 唐 不仮 書 可不晟 不 餘各有司 丈 得 給 君 事

頹 餘 保 以政凡事奏可而已延已初以文藝進實無他長紀 柄 武軍節度使以母憂去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為太弟太 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為太子少傅順之除昭 領昭義軍節度使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已數居 他吏胥用事軍旅一切屬邊帥無所可否愈欲以大 而人主躬覽庶務大臣備位安足致理元宗果悉委 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好遂謂己之才畧經管天下有

十門春秋

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思四

常曰安陸之敗丧兵數千穀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舎翁 言壓東而感人主至譏笑烈祖戢兵以為齷與無遠客 鉑 定匹庫全書 杉二

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擊鞠未當少 求息肩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旄節使和其 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已與孫晟曰湖 此真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劉言叛勢張甚 湘之役楚人

民吾亦得休養衛湘之民國其庶幾乎晟即欲奉行延

已方以克楚為功乃曰本朝出偏師平一國寓縣震動

カロ 初 周 今一旦三分棄其二傷威損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 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與取資內帑乃遣使 官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識者謂 年五十八一作 何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傅建隆元年五月乙丑 及周 人亦何釁而動朝論籍籍延己力求去元宗待之 調兵賦由是重失民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 師大入盡失江北地始罷延已相位猶為太子 £ 諡忠肅延已工詩雖贵且老不廢 有元和

ï

きり事

全 書

T

十四春秋

笙寒特高 **些延魯所生故延已後母也亦至萊碼** 親 月 氣 春 而 隔色何鐘 格 始于謝絕 君 水 見明人動 た 臣 喜 何 稱朝吹玉 相謔 為樂 妙也時喪敗不支稽首 Ŧ 于便玉绳 卿 世是笛低 小事延已對日安得心 與弟延魯雖同黨齊丘 関扁 73 宫 府 元宗常因曲宴内四日海上走送滿油客蘆山村司五晚月墜宿雲山村司五晚月墜宿雲山村司五 如此延己自為 稱 如 蘆國雲百 相 殿從容 陛 後 臣 花證披餘 晚年 於 下小 而 動 千詞銀関 内忌實如 多狗 敵以苟安歲 里云烟其 樓吹 調吹 稍 山江錦鶴 自 私故人 徹 厲 玉

責因建議嚴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更赦宥宜加弘係嚴 遂免人皆韙之以謂裴冕損怨無以 誤殺一婦人即當以死君等今議殺正鄉 失入坐死議者皆以為當死延已獨揚言曰嚴為正鄉 平恕蕭儼常廷斥其罪及為大理鄉斷軍吏李甲妻獄 與延己俱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為中書 延魯字叔文一名證廷已異母弟也少負才名烈祖 力口 此 他日熟任

人勤政殿學士時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嘆曰封

) E

1 AL ALIO 1

十國春秋

效 躐 後 四方以要功名延己詰日勤恪居職則寵光至矣何 陳平均分之比遍賜猶餘其半朝曰勅賜録事馬延 進當內宴出實器貯龍腦數斤賜屋臣延魯曰臣請 多難駕御賢才必以爵禄延魯一言合指遽寘高位 拜舞懷之元宗為懽笑而罷延魯銳進取常欲用事 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為 師出平建州以延魯為監軍使諸將欲乘勝遂取 而圖禄利延魯曰弟不能愔愔循資為宰相也 保 用

朝 之元宗雖然覺專兵業已行因命延魯為南面監軍 義不降恃此援耳若應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平地 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州取其外 竹簀登岸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戰矢如蝟延祭曰 安接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捨舟而寧淖不可行方 既見弘義不敢發還至剱州矯詔起邊兵命延魯將 大地有國以來出師大等各領兵萬數四 樞客使陳覺將自為功請街命宣慰召李弘義入 之盛未之有也面俱至圖城數匹 郭 匝 云延鲁公 會吳越將

十國春秋

魯引佩刀自刺人救之免朝廷議即軍中斬延魯及覺 大潰死者萬計委軍實式器數十萬國帑為之虚耗延 與我戰勝負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噪 躍而前與城中夾擊延魯兵延魯敗走堅戦死諸軍 勘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曰援兵己陷死地將盡力 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延魯 至自福州身被五木鎖鑰甚固延已嘆曰弟不肯為 有命矣會宋齊正以嘗薦覺使福州因引咎力解乃

**佐匹月在き** 

符 上 都 人以工部侍郎出為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 宗 循資宰相一至于此兄弟由是有隙遇赦復少府監元 疏 延魯窘蹙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時消之曰執節 擇廷臣為巡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馬右拾遺徐 作大軍之帥 論其多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 炭旌 化旗 江南事占奏詳明賜予加厚留大梁 為擁 出 行 被 脚之僧 緇削髮潜為行脚之僧 十两春以 僧 周世宗釋之賜衣冠 累 分

李重進舉兵宋太祖親平之元宗遣延魯朝于行在太 通謀未知其事之詳也重進之使館于臣家國主令臣 爾 將乘兵鋒南渡旌旗戈甲皆列江津属色語延魯日 國何為敢通吾叛臣延魯色不變徐日陛下徒知其 之日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內外無事乃欲以 遷刑部侍郎放還為戸部尚書宋與周淮南節度使

房匹 月在 TE

卷二十六

魯必恐懼失次及聞其言乃大喜因復問曰諸将力請

數千烏合之衆抗天下精兵吾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

捕 聽 國 者 必 重進乎亦衆人乎謂衆人則陛下應天順人烏有 本國 重進叛卒日戮數十人延魯因奏事次言曰叛 一 僕道不繼事誠可虞太祖大笑曰 遊說故陳彭 捎 柳以為何如延魯日重進自謂 數萬人乃可况大江天輕風清無常若攻城 侍衛數萬皆先王親兵誓同 敗不旋踵况小國其能抗天威乎然而亦 吾年 南 南别 明 死生固 朕 雄傑無與敵者神 本與 無 卿 嚴耳豈 降 者 理 有

j

þ

45

回春秋

古四

視命放還金陵卒于家果史云後改常子侯韓熙載知 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優容不責也建隆 三年入貢于宋因表求舒州田宅詔賜之後楚國公從 遣延魯歸南渡之議由是亦寢後主嗣位延魯頗自 理獨一重進則有從者何罪太祖感悟後貸不誅厚賜 朝宋太祖授旄節留之闕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 使功内殿曲宴後主親酌酒賜之飲固不盡誦詩及 不能朝太祖待之素厚至是尤憐之遣使挾太醫護

查文教字光慎欽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馬經 近臣豈惜一元武湖恨無知章爾延魯默然

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聞人困之雖不識必濟之家

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盗入其家

A data I

十國春秋

僕敢望今但賜後湖數曲亦遂素志徐鼓笑答曰上于

退事當早朝集漏舍數曰之宗賜賀監鏡湖三百里非

名第南唐公鄉家莫有及者延魯内躁競而喜外言高

貢舉放及第覆試被點後與其弟侃儀价仇入宋繼取

嶽 禪入為監察御史元宗立改該議大夫中書舎人遷 行酒至文藏偶墮地碎一坐皆驚而文藏自若烈祖受 副使聞主延義與其兄延改相攻延政以建州建 為判官或獻王孟知諤喜酬以錢百萬趣開宴出孟 殷而延義為其將朱文進所殺元宗欲討文進文数 偉其論宋齊丘亦稱薦之徐知諤領浙西節鎮以文 驗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 去文嶽不言雖隣里莫知者久之盗敗于旁己移文 國

安田人 る モー

聞泉漳汀州皆歸延改恐懼退保建陽時膩循亦為 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為將從文藏攻建州建人厭 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微銳于成功至上競復命盛言必 策文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為江西安撫使令 主氏之亂伐木開道以迎師行次盖竹遇建州兵至又 同里巷少當為買入園習知其山川發易為陳進兵之 以為延改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滅循者與文微

**災定日車全書** 

将屯邵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于建州軍聲大到元宗

十國春秋

軍留後由是文徽益自用保大八年吳越偽遣洪來告 以步騎至吳越知威武軍吳程陽令數百人出迎而設 叛志矣元宗知而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永安 其城建州雖下然諸軍無紀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 造何敬沫等來援敬沫鎮與建州兵相持文藏得建之 城下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久之文藏 州亂文嶽喜遣劍州刺史陳海赴之海将舟師至福 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大敗潰去遂傅

卷二十六

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鑑曰宣 醫以珠置口中有項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為然猶十 文嶽初善陳覺因覺以附宋齊丘轉相汲引遂習為柔 年乃死文嶽遂病唐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北降坐親 還將發為舉酒真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宗使醫視之 人元宗遣使歸先進于吳越而求文徽吳越忠懿王遣 徑入其城陷伏中大敗墜馬被執送杭州将士死者萬 伏西門以待海以為未可速進文繳曰疑則生發傳令

十國后火

元方事後主為水部員外郎吉王從謙辟掌書記從謙 元範元賞 晏然當之不辭也其恣肆如此子五人元方元規元素 齊王總庶政惟文綴與魏岑得言事舉朝駭愕而文嚴 宋宋太祖命知制語盧多遊燕從謙于館多遊夹 顏元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飲衽曰江南事大朝十 便辟取人主委信與齊丘革結死黨元宗嗣位初 年極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避推秤處謝曰勿謂 品品

定匹居全是

欠 悲哉 區區江南不務遠暴而仍尋往轍國隨以亡嗚呼豈不 卒與正人為雙兵連禍結故唐時牛李兩黨動搖國是 論曰陳覺等六人皆宋齊丘黨也蟠據中外遇相柄任 史知泉州卒官 南無人使還通判建州盧絳據歙州傳檄至建元方立 V 0 10 4 50 其使及絳平宋太祖聞元方所為大悅耀殿中侍御 鍾謨 李徳明 十國春秋

成 請息兵脩好周世宗不許既又願獻豫壽等六州以 徳 鍾 世宗 部 誤字仲益其先會稽人徒聞之崇安 國為 使軍前奉表并獻御 怒斬德明自是不復議割地矣謨因留周不得歸 侍 復不納謨請遣德明歸取表盡 僑居金陵博學能屬文元宗朝為翰林學士進 郎 附庸世宗始許之德明還白朝議以為賣國 保 大中周 師 南侵淮右危急元宗遣誤偕李 服金銀器茶藥及牛酒搗 献淮甸十四 **负南** 條作 州 師

贈官賜諡明年入貢于周賦詩世宗前有歸去老陪臣 陳覺李徵古亂政之罪三人緣是皆取又請雪德明宛 孫晟之死謨亦在召中已而貶為耀州司馬及元宗 之句元宗聞而惡馬世宗嘗問謨江南此亦脩守备乎 力心雖憾之體貌皆厚以為禮部侍郎誤極言宋齊丘 稱臣如誤德明初議于是周世宗徵誤至汴授衛尉 柳賜黃金五百兩遣諭指于元宗往復數四謀既 以為周世宗聽其言江左可籍無恐元宗亦方賴其 矜

十國春秋

九

安匹 人名三 已定保無他虞但後世事不可知當及吾世脩城隍 曰既恭附大國安敢復爾世宗曰不然吾與爾國大

治 尚書省事而三省之事靡不預聞時文獻太子然總 要害為子孫計設還具言乃命繕治金陵城壁以誤 改誤薦其客間式為司議郎百司關故必由之勢欲

然人多切為俄周世宗祖謨自揆無所恃忽忽若失

元宗遇之宸薄左軍都虞侯張懿者誤素所善也每至

謨所屏人共語或至夜分又常請戀率帳下兵巡都城

同 挾 稱從善才不知建儲意元宗已素决更以此忤旨遂 華下其心始不可測 定日事全書 暴其交結張繼罪贬國子司業再贬著作佐郎領州 太子费後主以嫡弟當立而誤常與元宗愛子從善 使周相與親厚乃上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名度因 周人以看朝廷今又與典兵者家相 事中唐錦與誤有除 面 雅洁 扎 廉得謨與繼交構狀因密言誤 誤微聞之念無以為奇貨會文 鵴 惟修怨明 之死 不自 結 鷂 輙 頹 八往來两 敢請令巡

安置遣中使率侍衛軍十人即日督趣上道誤時方病 風 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卿告與孫晟同使周晟死 **吃在途賦詩十章語極悽愴改貶宣州副** 獨得官卒又生還何也莫復拜日臣聞命矣遂就 正月宋受周禪元宗聞之遣使即所在賜死誤 使建隆元 望

歴覽當見碑趺大码半沒水中該於然解衣以手們 亦坐誅誤性好古碑奉使中原遇道旁碑码必駐

記其文他日水涸以所録本就證之無差其爽邁如

揣

别 謨等見殺徳明與誤愈益縱肆旁若無人徳明當奏事 險 宗 李徳明失其家世落鳧員大節敏于占對 真宫女道士名守一 戲朝士側目號之日鍾李軍師王建封既以抵德明 殿取元宗所御筆記事元宗不能堪曰卿他日自 絕愛重之而德明與謨天資皆浮躁沾沾自街反覆 **談有女感家禍不嫁博通孔老書尤善講說後為洞** 而 辨 有 初為兵部員外郎與鍾謨仕同時雅相 云陸 友善元

十頭春秋

丰

持筆來德明亦自若保大中遷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 鉝 定匹片生言 卷二十六

請 周 報元宗乃遣德明副謨使軍前獻服御金銀器具繒 世宗南侵元宗初遣四州牙将王承朗賣書抵徐州 以兄事周歲輸財貨以助軍費願息兵修好世宗不

及牛酒 以 和解乃大陳兵衛戈戟以見之屬色謂曰 傷師且請稱臣奉朔世宗知二人素辨口能

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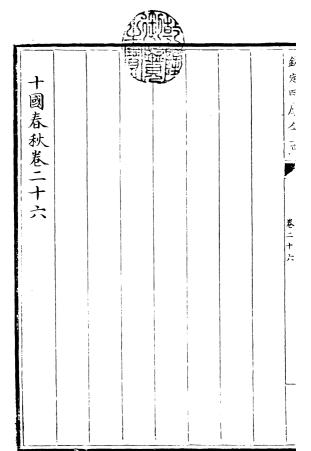
游 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朕止隔一水未管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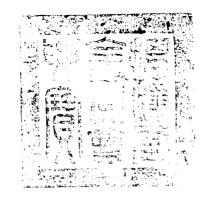
爾

介通好惟航海通契丹此何禮也且汝華欲說我令

帛 見兵勢日加國事不支因與謨定議請歸取本國表 惟 府 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 百萬輸 ; ) ; 江北地割獻周與唐畫江為界世宗始許之遣德明 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德明與誤戰栗不敢 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能移也歸語爾主亟 日寡君震畏天威願獻豪壽四楚光海六州更輸 方物世宗欲盡得江北之地意不可止德明云藏 墨安 宏 崇質益與孫晟 上

妻子徒外郡及誤自北歸理德明冤請治誣枉者之罪 於是齊丘等皆抵誅極贈德明光禄卿諡曰忠 遂攘袂大言謂周師必克元宗大怒詔斬徳明于都 不堪德明方盛稱周主威德請必割地而崇質受宋齊 使不能伸國威幹隣好顧通輸情于敵宣國之弱 盡棄屏蔽坐捐要害是賣國也德明編知為衆 周者也周以書諭江南君臣語多該讓陵肆國中已 之休竟與德明異解陳覺等激怒元宗曰德明衛命 沂 且





校 計官 胯 脸 绿 绿 151 El-**你吉士**臣 生 生 份 5 Ē Ŕ 張龍 失 程 え

欽定四庫全書着要史明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鄉

欽定四庫全書管要卷八十五百九十三史部 脱身南奔事烈祖為散騎常侍佑生而氣字孤峻閉門 告學不管資産文章議論見推流董中書舍人陳**為**户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為將劉守光殺之父處常 南唐十三 國春秋卷二十七 潘佑 廖居素 十国人外 趙仁澤 檢討吳任臣撰 段處常

東宫開崇文館以招賢佑預其選及嗣位除處部員 鉑 定匹片 侍郎韓熙載交薦于元宗起家秘書省正字後主在 生さ

記草勸南漢書文不加點累數千言最後界云皇帝 後主奇其議頗見施用由是思寵日隆改知制 **经與佑參議其間佑援據精博立論以沮之文采斐** 史館修撰未幾後主命博士陳致雅議納后禮又使

徐

之戀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永懷庶幾撫我指白日

廟乖慶清明在躬冀日廣藏猷時曆多福徒切依仁

謂 至百歲自少得壮自壯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卻也此所 不能入也僕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有生自一歲 主時時呼曰潘柳酷喜老莊家言當作文名曰贈別其 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至百歲暮則失早今 曰莊周有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則哀樂

自誓夫復何言情解款洽識者稱之遷中書舍人後

たこう

6

At date 1

十國春秋

失音肚則失少老則失壮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

失之者順也凡天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奈物

是為利東首而芸芸是為事事往而記於心為喜為悲 謂為我我亦自謂為我終不知孰為彼邪孰為我邪而 植 為怨為思其名雖衆實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 是為中國其間含遠戴髮食栗衣帛者是為人剛柔動 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無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 何物亦無奈我何也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蛭 林林而無窮者是為物以聲相命是為名倍物相聚 而於是強分彼我彼謂我為彼我亦謂彼為彼彼自

廬 事 宼 相 物 世方狗欲嗜利繫心於物局促若棘下駒安得如列 乃命佑専脩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可 部 者充位無所為佑憤切上疏 與開賓五年更官名改內史舍人時國家日衰削 數賜手札嘉敦終無所施用 甚激計詞品載 周 者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浩乎復歸于 朋 佔 皆 半 應 益 後 観主 佑七疏 極 今 論時政歴 其 地作 不止且請 浙 词 侵有 試 削云 大 歸 後 臣 用 W

十两春秋

直 復 心 國 以臣為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解阮過切張泊 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奸邪曲容諂偽遂使家 從旁擠之後主遂發怒以佑素與李平善意佑之 孫皓遠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性 尚為干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不及 平屬吏併使收佑估聞命自殺 愔 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為諸臣 如日將暮古有桀紂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己 装二 前 唐 浙 玄 排 73 莗 Á

唐

為 吟句曰只因 為子逮生七年 自 十六歲 言其 泣下及 自 徒其家 能實 母方張夢古衣冠人告曰 畢 宋 劍 4 騎 古寶 師 饒 州處 知 冢盌 折 始 南 有 能 地佩 郎荣 玉 征 龍 遇之 語 士 ○陽 下 + 劉 腰 詔 日兒 趔 数後 春秋 沐以壽三 謪 洞 則辟長十 賦 悮 在 傷 具思編卷 主 詩吊之國中人人傳 人 找 白 殺 間 春會載子 龍 忠臣蓋謂 鋪張李華 Ξ 顔 + 為上帝 破洎平仕 延之也乞 六 冢亦 語宋 至 得好佑至 四 趸 古其日 所 佑 果 (P) 私説に田 心乃朝员 レス 因

廖 臣 大字于篋曰吾之死不恐見國 悟 稍 國 終不見聽 方充位保富貴國益削居索 選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辱昏 者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 仁澤仕元宗為常州團練使周人南侵吳越乘問 之以此屈原 居素將樂人仕於昇元保大之時為人堅正不為 乃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而 伍員云 破 人獨慷慨 而主辱也徐 驟速其後 錉 酒為文 闹司 主 而 得 位

亩

定匹库全注 1

卷二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為兵部 藥傅創獲愈後不知所終 元 天地王今見利忘義將何面目入先王廟乎忠懿王怒 王不拜青之曰我烈祖皇帝中與首與先王結好發皆 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杭州仁澤見吳越忠懿 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為契丹陳利害甚 刀扶其口至耳吳越丞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以良 即中周侵淮南

契丹雖通本國徒持虚解利南方茶藥珠貝而已至|

十國春秋

孫晟初名鳳二云 其地 論曰潘佑歷疏國姦卒用諧死或謂其以狂預驅者何 事數面前契丹主契丹主亦處其言優容之以病卒於 是了無出師竟而留處常不遣處常怨其無信誓死國 **卿要皆可云忠矣** 邪 廖居素沉井致命趙仁澤挟口不撓段處常誓死遐 脎 晟 一云鳳又名尼島家人也寫學善文解

佐田 凡る、

莊宗於鎮州莊宗建號以豆盧革為相革雅知晟群為 事之道衆以為妖驅之出乃易儒服北走趙魏謁後唐 殷及者最也圖其形購之不可得族其家於 殷反伏誅歲棄妻子亡命陳宋問安重海惡晟謂教守 判官遷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群為判官守 山為道士於簡寂官常繪唐詩人買品象置壁問晨夕 2個尚名檢晟豪舉跌宕不能蹈絕墨逐棄去南遊廬 一卷尤工於詩少舉進士如洛陽時名進士者類

十國春秋

辯 座下悉間其所禱送指金陵時烈祖 者 敗與 乃舍去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最 不對 至疑其狀偉異睨之晟不顧坐准岸們敝衣當風邏 埞 合指因預彈代松計每入見移時乃出尤務謹密人 條得最甚喜最為人口吃造次不能道寒暄而坐定 風生上下今古聽者忘倦烈祖酷爱之使出於 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 jō] 陽五 陽五代史晟逃至正陽未及渡運 騎 輔吳方招 納 四 神 方

坐 宗立齊王景達 二卒 為延己排 並 光 求殺晟 禄 相明 相 聚在 晟常 烈祖受禪 熙金 夘 之東 載陵 元宗素重之不以 **条門** 輕延已為, 見志 侮 桐開 不 卒先罷 城亂得 其云 排 之出為 門鳳 得入歸 歷中書舎人翰林學士中 **基** 里山 涿 自化 進位司空晟事烈 人 刺府卒 舒 日 随西 死 与二 都 為 金 謂岡 都押牙李建崇而说是 門人 州 節 椀 玉瓶之 度 盃 問問 使 而 若有 治 軍嚴 祖父子二 此派 狗 書 有 馮

定四車

幺

書

帝 还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坯土也已而至周周遣崇 餘年家益豪富每食不設几案使衆伎各執一器環 而侍號肉墨盤江南贵人多效之周師 之良厚遇朝會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慰 見延己曰公今當國此行當屬公然最若辭是負先 也既行中夜嘆息語其副禮部尚書王崇寶曰吾行 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晟使周奉表請得內附 而留晟會暑雨班師晟從至大梁館都亭驛世宗 南侵國壽春

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且反金陵聞之以為有問可乘遣 展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 懶書招重進重進上其書中多下周過惡由是發怒日 實晟不對世宗怒之未有以發也會周將張永德與李 失利盡丧所得諸州周世宗憂形于色召晟問江南虚 此指斥之言乎度好南 甚至問江南事晟但言寡君實無二心未幾周兵數 責唐 旗書 稱臣 保 死亦 無二心安

召侍衛軍虞侯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

十國春秋

皆殺之軍命時周世宗猶遣都承古曹翰護至右軍巡 定匹 人在二

死晟神色怡然索難易正衣冠南望而拜曰臣謹以 國乃就刑晟既死周世宗憐其忠頗悔殺之元宗 問之與飲酒數行晟終不對翰乃謂曰有敕賜相 聞 死

其子為祠部即中賜名魯嗣初晟之使周也世宗遣 死哀甚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益文忠厚恤其家

擢

報

使以樓車載晟詣壽州城下諭劉仁聽降晟望城中

改其辭呼曰無隳臣節援兵即至矣年

武 劉 論 バス 慨 敎 忠王為濠州 视 節度使 日保 仁膽字守惠 不 君 撓 鍾 門受 劉 大末 仁赡 李華 捐 回 納 生取義侃侃之節誠云死有重于泰山者矣 思 叛 窛 - 攝服彊 敵兵壓境摇荡邊疆孫晟以大臣奉使 不 邪仁瞻故純臣而晟亦有以 團 世宗怒語之最曰臣脩員唐宰相豈可 練 准劉 鄰稽首恐後風烈不較殊哉 洪曲 官節 游 喜 使書審史 云是以 長子仁規 激之云 軈 父金 事 娶 此 慷

でこ)

J. L. .

团

春秋

武王女贵於其國仁瞻其季子也仁瞻為將 二州刺史所至稱治元宗時拜武昌軍節度使平楚之 法令嚴肅界通兵家言事烈祖為左監門衛将軍黃衣 好匹 与る言 仁膽以舟師克巴凌無 可涉百姓派入周境遮殺之不能禁由是增修邊 偶 作人言元宗聞 歸楚地全失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准 而惡之命斷其首時值九早長 納 降附甚得人心未熟湖南 輕 財重士

以壽州最為要害徒仁赡清淮軍節度使先是每歲淮

無 水淺洞分兵屯守名曰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為境上幸 吉 羣情乃安是時統周師來者為李殼而率兵以拒周 師 事徒糜鉤無益悉罷之仁瞻力爭不可未及報而 神武統軍劉彦貞殼退守正陽浮橋彦貞意其怯 猝至州人大恐仁瞻神氣閒暇部分守禦有若平常 死正陽 南大寒鹵獲無美周世宗至壽州則圍之數 進仁膽以為敵祖我也獨按兵城守房員不 十陸 餘游 里南 唐 口書 云 十國春秋 戈 甲 伏尸三 Ξ 十萬仁蟾卒用周號 + 匝 聽 者 周 壁

覆 仁贍素善射引弓射世宗矢至御床前數尺載菌世宗 Ä 流擊其城又編巨竹數十萬為稅上施版屋號為竹龍 輕陷壁晝夜不少息如是者累月鼓角聲震墙壁皆動 丁夫也十萬俗攻擊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進攻填 釤 攻之百端 移床進前矢至數尺前復剽去仁瞻投弓于地曰天 甲士以攻之仍决其水砦伸入淝河自正月至于四 兵屢敗仁贍意氣彌壯周人以方舟載礟自 定四八人名三二 不能下周世宗益忿怒坐城下督攻愈急 肥河中

景達等列岩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時重進與其 由 南岸為南兵所於周兵死者十之三周世宗子是東題 積的准 梁以李重進為盧壽都招討使元宗亦遣元帥齊王 '然士民何罪又親臨城招之仁赡不顧會歲大暑雲 是愤惋成疾盖保大十四年也明年二月周世宗 張永德不惕仁瞻屢請乘機出戰齊王景達不許 肥暴涨周管寒水沒幾尺許 母竹能多漂

欠定四庫全書

果不佑唐邪若然吾有死耳世宗遣中使諭曰知即忠

見 由是皆感泣誓以死守 臣 舟 為 立命 退等或走或降元宗及左右大僚 兵城北仁縣病甚已不知人副使 下少子崇諫幸父病夜度淮北以降為小校 願 割 上盡破紫金山岩壞其夾道南兵大敗諸 而守臣東都馬延魯光州 斬之監軍使問延構哭於中門 地動貢賦以贖罪息兵而仁赔 **会事** 張 代十 經泰州方納泗州范 (孫羽遂許為仁膽 亦皆震惧奉表 年 教之不得士卒 獨堅守危城 三月甲辰 所執 將 不不 周 稱

書以降写為之署表請 祭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讃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 皆哭偏神及士卒自到以徇者數十人周世宗造使吊 為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 區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克遂徒城下蔡而 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 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制曰劉仁赡 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卒時畫晦雨沙如霧州 周世宗命昇仁瞻至帳前嘆 爾

和 宋 魔兮有知鑒周惠邪歌吾命邪夜夢仁赡拜墀下若受 之慟亦贈 其軍曰忠正曰吾以旌仁瞻之節也元宗胤 時 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為都官郎中越百餘年 然後主立進封越王開寶中仁贍子崇諒為進奉 日陸游南唐書言劉仁瞻斯, 四月全三 列 仁贍于祀典賜 太師中書令諡曰忠肅 生 死 前 後 家 身 為 小 祠 溢 額 口忠 崇 顯 者命 加封 諫時監軍使求救于 思 世廟 贞 衛王焚其點 楽 食不絕 仁赡卒哭 日

南侵師銳甚自日間連破海泰二州及静海軍元宗下 心以事主者矣 為忠臣其婦亦烈女子也哉鳴呼足以處人臣之懷 人不食五日而卒今傳記多不載由是以觀微獨仁 劉氏為不忠之門趣命斬之然後成服又言仁赡死夫 仁贍妻薛氏薛曰崇諫吾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 鄉不知何郡縣人保大未為楚州防禦使周世宗 張彦 泖 十國春秋

衝 艦 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丧傷亦甚衆周世宗怒 兵皆盡彦郊取絕牀搏戰與兵馬都監 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己下發州民濟老觀河遣齊雲戰 令命焚東都官寺民盧徙其民度江周世宗親御旗 屠城中諸民焚其室盧然得彦鄉子光佑不殺也元 数百自准入江勢如震霆烈焰彦婦獨不為動及梯 列陣城內誓死會擊謂之卷圖日暮轉至州解長 城鑿城為窟室實新而焚之城皆摧地遂陷彦柳 鄭昭業等千

軍 宗嘉彦鄉忠詔 孰 又 殆 論 是 遇 與 曰 使易文質亦固守聞楚州 咼 李 張彦 孫 劉 延 仁赡 彦 羽遠矣彦卿馬氏書以為彦能卒莫得 ,都以派壘當百倍之師寧碎身而志 鄒 伯 仲 贈侍中天長縣時升為 廖 周 間 弘祚 邪 溢 十到春次 若其副守昭業等視 陷 張 乃降 陳 喬 雄 雄州 胡 鍾 死 刺史建武 十四 篟 同 不 則 而 詳 歸 可 其 則 渝

團 周宗華率諸臣勸進本已老又重念楊氏恩不復與事 遂遇害元宗聞之悼惜召見其子命以官 不為具草廷謂魏其言然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齊 練使郭廷謂謀送致令延都草降表延都責以忠孝 弘祚吳德勝節度使本之少子也烈祖受吳禪徐玠 延鄉都陽人元宗時官豫州録事參軍周師攻城急 申屠令堅 投筆話曰大丈夫死耳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 劉茂忠

む

定

四庫全書

32 南兵與元宗憂魔不知所為陳覺李徵古請以宋齊丘 陳 師 弘祚為門户計代署名上表保大時累官舒州刺史周 祖頗器重之遷屯田員外郎轉中書舍人保大木 收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球靡間以廢授太常奉禮 喬字子喬廬陵王笥人父渚仕吳官翰林學士烈祖 大舉南侵陷舒州是時泰斯光諸州文武相繼存降 吳進兵部尚書春幼敏悟文解清麗事親以孝聞 獨 慷 **慨不屈赴水死時人此之指** 紹 死晉云 郎 冻

足日車全書 天

十國春秋

九

者一旦班 見淖蓋李兒後 徴 有 今 落賊人殼中引喬入見后及 陛 陛 下 下 請 署 沸 縱 喬 脫 Jt. 亦處社元 求 請 屣 作 則 千以稷宗》 為 對 萬 百官 截養之日 而 排 田 爽 譲 各 宫 春臣宋 獨不念中 門 朝 皇 翁 請皆歸 逃, 入見泣日 不可得 当 囚 元 諸 於 贫. 宗 -興大業 矣元宗 丹 齊 子 以烈 陽是陛下 社稷之重馬 ろ 闯祖 曰 丘尺地一民 事 绞 此 召 2 愕 喬 家 輯 草 紙、 臣也 艱 寧 為 所 詔 是周 日 難 俱 可 卓 親 如 非 臣

歸 占 見 喬 留 皆 喬 侍 留 之宋太祖遣使徵後主入朝後主且 樞 死喬與齊丘素善獨 日陛下與臣同受先帝 郎 密 則 輔 副 國 太子監國後主嗣 兼光政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時譽 非己 使遂以門下侍郎 有侮將 何及即 得不坐建隆二年元宗遷南都 顔 位歷吏部 命委以宗 兼樞密使與制度改右 死實靦 侍 社大計 簽矣以唇為介 顏 郎翰林學士原 于先帝臣請 往 内 必

H

到本以

ł.

國家急難汝母子可託之我死無恨矣及齊丘暨黨與

斬 曰 擉 親 人臣受重寄開門延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 鎆 主也已而宋 之常 為 澄以 稽 抬 降 承 緩之責以拒宋命後主由是連年 語 欲 雷 後主自 後主勢雖迫處臣節故 潤 **</u> 数屬為與清** 州 間暴無降意後主趣之急喬入見日 師 降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不問 歸 圍金陵太祖又遣進 且命曹彬緩攻以供之喬堅 源 郡 公仲寓話曹彬 不愿 奉 也及城 使 文 喬夢 朝皆喬為 江國公從 韭 喬 自 歸 陷 懭 持 後 ŧД

埞

四月五三

卷二

弟蔗介家無餘財先喪其妻後主為娶國戚喬曰臣家 带與之曰善蔵吾骨遂自縊二吏撤榻座之喬為人孝 主又不從乃掣手而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 泣 貧不能具六禮後主初宫帑貸之俾就昏成禮馬金 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逆命之罪後 死竟欲與後主同殉國而口不恐言後主握喬手涕 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臣請持城

陵平家人謀收蔡求屍不得或見一丈夫衣黄半臂舉

十四春秋

鍾 後 都 集 及 門舉族死之情妻王氏太原人交泰元年先卒情工 倩字德林世為歌 障 督無州朝廷慎選係佐除觀察判官校檢屯田郎中 賢 有時譽起家藩府從事與二徐 有賦山别知已與新鴻諸篇甚稱于世 主時官勤政殿學士宋師入金陵猜 面及得處所發視如所見成以為喬鬼不泯云 學士保大九年為東郡少尹交泰時齊王景達 太二 人随兄懷建家豫章屬辭敦 錯鉉 等遊累登堂即遇 朝 服坐于家 行

彦 官 顋 **昌彦史失其世系或云媧氏之後去女為姓也後主時** 池州刺史已而入為将軍金陵陷百官多送疑迎降 獨與馬承信承俊的壯士數百卷戰力屈而 祖時南奔累官至大理評事宋曹彬圍金陵急校 林特勸 順昌人也少員忠義舉梁開平二年進士遭远不 澄同降澄日吾久仕唐君臣之義不可發 死

十写际以

也乃豫以身後事遣養頭歸報城陷從容更衣仰

樂死

吾 統 顉 拒 及 定匹库全書 軍 周 沚 師 陳父子八人無生存者國人哀之 ·使仍守二州宋師入江南金陵危急雄謂 割 田 死 保大末為軍校後主立進為諸軍使未幾官江州 欽 國 地徒之江南歷表汀二州刺史後主嗣 逃雄 謂之義軍而雄 難 作戰失利與其子力戰 傳兵 雄乃糾兵東下以故之至漂陽猝 爾華不從吾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 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為義軍首 俱 死 不同行者亦 位進為 遇宋 踏子 師 死 曰

缸

然莫敢不聽則常從劉仁縣為壽州裨將盡得其城守 賓房賓懼匿簷雷中執而殺之眾推則為刺史號令肅 方界于是日夜閱丁壯勒 圍 出 江 忠義乎衆皆曰善乃率同列宋德明等大謹入攻彦 调明 14 此書真偽不可辨刺史不忠欲污吾州爾華能從我 揮使金陵陷曹彬迫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降書至 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員之且都城久受 刺史謝彦賓集將佐視之謀納長則憤形于色亟 十國春秋 部 伍為堅壁死守計宋太祖 九

命 算 髙 則攻言以欲以 盆 翰 險 南 舁 之助炎 一人投兵 77 書 不可 門城中食之圍 置 面 行 )<sub>i</sub> 2 遂虚裁其之 木 切 青 潜招 破 遗陷實士妻三 驢 屢遣 上將 其 類胡先卒逐年 督 聚 是邪止城 違 戰 安 命 會、 观 猶 城則之堅 使 磔 檢 卷西乃曰不 諭 ~ ~ 則 使 饿 罪 關南台士可 疾 降 へ曹し 雪 對 革 则 死 依之卒破 誓 翰 腰 涕 不 日 廣是守一 犬 能 奮 攻 斬 素夜城日 死 吠 郵 2 不發果則 起 其 不 城 屍 從 城 非 京 設人年愁 带 倫維暴賽 始 其 翰 小 火く 狗 退察城骨人陷 軍 江 主 負 殺 爾 則人走滿齡江一 死 僵引投地魚州云 傷 山 来 何 樓 卧 宋新东不曹 則 者 徳 怪 橹 明 師具何精廟子 血 也

貨 祈 至 山 井 法 江 而 坎皆 獨 事 **隨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宋右補** 鉅 詄 11 萬 樹 羅 軍士翰 與 闢 八翰偕行 滿因奏 翰 浦 漢象于上 江州垂破遣使 大 掩 風 因 而 露 發怒層 阮入城 斷渡此至已無噍 有之凡發大艦十 號曰押 擅 殺 持 、罪宋太 翰軍士掠民家民訴于霹霹 十四春次 城死者數萬人取 綱 詔 諭 羅 祖 翰 漢 徒霽知 盡 餘 類矣當 初 放 宋 艘 太祖以 拒命之人使 悉載金帛 闕 饒州 屍 翰 張零被命 攻城莫 投 Ŧ 刖 民 江 士 置 流 間 廬 能 及 赀 者 忠

破 矣至是陷從西南果城之脇云 屠令堅山東人少無頓勇敢絕人晋漢間當為盗被 有善視地者言于翰曰城形為上水龜攻其腹脇 則

鉑

定匹居全書

時官吉州刺史時吉州安福人劉茂忠者為表州刺史 因市酒與守吏飲乘守者醉破械南奔元宗保大未 師于壽春破城南大岩有功權神武都處候 開寶

茂忠故名徹或謂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人臣所

改馬少亦為羣盗會赦書募盗為兵茂忠出應募且

兩 射 之於是密約吏為内應悉禽戮無遺者獨盧陵鷓鴣 家至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者踰時而卒茂忠度不 人者相約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死報國前二年令堅 積 帥吳先狡有謀據岩險不可捕茂忠鞭二卒使伴為 禽盗自洗湔乃許亡命入盗中自言工風雲占盗信 則夢與人關大呼而傷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始 罪奔先月餘斬先其黨悉潰州里慶之呼為劉小 切歷吉州兵馬都押牙至今官金陵破後主降宋

巴口東公共 一人

十四后秋

簿 能 擲 也之忽表兵時 京 獨 刺逐乃見聞人韵 而 奮 授 按昔人取所訪 2 袁 登 斬掠自還掠時 H 遂 責 降 111 馬女外既茂務 人 E 徳 拜 刺 此 兵躍至忠無 将 行 謁 劍皆使不 之 史 亡  $\lambda$ 宋利喜女虚順江 關 國 愁 兩 衙 吏 之 舟 之因僕禮劇南 煯 抵 俘 次 茂暑入刺凌野 州 迟 縣 令 罪 何谁忠夕諸表置史 + 適 植立庭下吏 口以與管日無云 軍 刺 謁胡庭部郡滞茂 史 編 賟 管 也 關自下北岩然忠 科 PE 吏 捍月駕一延在 登 歛 令 會坐衣女接江 文 111 稱 籍 茂. 表左茂而金下南 惭 轨。 州右忠竊陵士日 所 憤 忠 杖 留 庭 见 刺執方求城掛雖 死 然 史 茂 而據之陷護軍田 之 至 吏 凯拐逐為周科 税 日

從盡 致嘆于解終者與 茂忠誓死報國志足嘉矣而茂忠力屈納降昔人所 論 敗親 子殺身胡 日延鄒 其持 節 膊 畬 時 擊 問彦之卷戰而死廖澄之仰藥以亡張雄之父 遇前 則之一門狗難要皆李氏忠臣也若 擲筆弘祚赴水陳喬以宰執投緩鍾猜以 除無 即敵 十四季火 痛右宿 嗚 至者鳴 是皆即 疾洞 至 胸段時 作 脇 殆乃 Ŧ 令堅 係潭 數準師 侍 固

朝

病金割卒

南

忠

榝

핡

將